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四回 看面情代庖當買辦 丟眼色喫醋是包荒

按：湯嘯庵拉羅子富坐下，說道：「耐啥要緊哩？我說末，耐先教月琴先生打發個娘姨轉去，擺起臺面來。善卿坎坎來，也讓俚擺個莊，等諸人轉來仔一淘過去，俚哋也舒齊哉，阿是嘅？耐第歇去也不過等來哋，做啥呢？」羅子富連說「勿差」。子富叫的兩個信人，一個是老相好蔣月琴，便令娘姨轉去：「看俚哋臺面擺好仔末再來。」洪善卿四面一看，果然不見朱藹人，祇有林素芬和湯嘯庵應酬臺面。還有素芬的妹子林翠芬，是湯嘯庵叫的本堂局，也幫著張羅。洪善卿詫異，問道：「藹人是主人哋，陸裏去哉哩？」湯嘯庵道：「黎篆鴻說句閑話，教俚去一埭，要轉來快哉。」洪善卿道：「說起黎篆鴻，倒想著哉。」即向陳小雲道：「荔甫要問耐，一篇帳阿曾拿到黎篆鴻搭去？」陳小雲道：「我托藹人拿得去哉。我看價錢開得忒大仔點。」洪善卿道：「阿曉得第號物事陸裏來個嘅？」陳小雲道：「說是廣東人家，細底也勿清爽。」羅子富向洪善卿道：「我也要問耐，耐阿是做仔包打聽哉？雙珠先生有個廣東客人，勿曉得俚細底，耐阿曾搭俚打聽歇？」大家呵呵一笑。洪善卿也笑了。周雙珠道：「倪陸裏有哈廣東客人嘅，耐倒搭倪拉個廣東客人來做做哉哋。」

羅子富正要回言，洪善卿攔住道：「勸瞎說哉。我擺十杯莊，耐來打。」羅子富挽起袖子，與洪善卿斟拳，一交手便輸了。羅子富道：「豁仔一淘喫。」接連豁了五拳，竟輸了五拳。蔣月琴代了一杯。那一個新做的信人叫黃翠鳳，也伸手來接酒。洪善卿道：「怪勿得耐要豁拳，有幾花人搭耐代酒哋。」羅子富道：「大家勿許代，我自家喫。」洪善卿拍手的笑。陳小雲說：「代代罷。」湯嘯庵幫他篩酒，取一杯授與黃翠鳳喫。黃翠鳳知道羅子富要翻臺到蔣月琴家去，因說道：「倪去哉，阿要存兩杯？」羅子富搖頭說：「勸存哉。」黃翠鳳乃先走了。

湯嘯庵勸羅子富停歇再豁，卻教陳小雲先與洪善卿交手，也豁上五拳。接著湯嘯庵自己都豁過了，單剩下葛仲英一個。

那葛仲英正或轉身，和信人吳雪香兩個唧唧囁囁的咬耳朵說話，連半日洪善卿如何擺莊都沒有理會。及至湯嘯庵叫他豁拳，葛仲英方回頭問：「做啥？」羅子富道：「曉得耐哋是恩相好，臺面浪也推扳點末哉。阿是要做出來撥倪看看？」吳雪香把手帕子望羅子富面上甩來，說道：「耐末總無撥一句好閑話說出來！」

洪善卿拱手向葛仲英道：「請教豁拳。」葛仲英祇豁得兩拳，喫過酒，仍和吳雪香去說話。羅子富已耐不得，伸拳與洪善卿重又豁起，這番卻是贏的。洪善卿十杯莊消去九杯，羅子富想打完這莊，偏不巧又輸了。忽聽得樓下外場喊說「朱老爺上來」。陳小雲忙阻止羅子富道：「讓藹人來豁仔一拳，收令罷。」羅子富聽說有理，便不再豁。朱藹人匆匆歸席，連說：「失陪，得罪。」又問：「啥人來裏擺莊？」

洪善卿且不豁拳，卻反問朱藹人道：「耐有啥要緊事體搭我商量？」朱藹人茫然不知，說：「我無啥事體哋。」羅子富不禁笑道：「請耐喫花酒，倒旬是要緊事體？」洪善卿也笑道：「我就曉得是耐來哋捏忙。」羅子富道：「就算是我捏忙，快點豁仔拳了去。」朱藹人道：「祇剩仔一拳，也勸豁哉。我來每位敬一杯。」大家說：「遵命。」

朱藹人取齊六祇雞缸杯，都篩上酒，一齊乾訖，離席散坐。外場七手八腳絞了手巾，那蔣月琴的娘姨早來回話過了，當下又上前催請一遍。葛仲英、羅子富、朱藹人各有轎子，陳小雲自坐包車，一起信人隨著各轎，帶局過去。惟湯嘯庵與洪善卿步行，乃約同了先走一步。

二人離了林素芬家，來到尚仁裏弄口，有一人正要進弄，見了忙側身垂手，叫聲「洪老爺」。洪善卿認得是王蓮生的管家，名叫來安的，便問他：「老爺呢？」來安道：「倪老爺來哋祥春里，請洪老爺過去說句閑話。」洪善卿道：「祥春里啥人家嘅？」來安道：「叫張蕙貞。倪老爺也坎坎做起，有勿多兩日。」洪善卿聽了，即轉向湯嘯庵說：「我去一埭就來。蔣月琴搭請俚哋先坐罷。」湯嘯庵叮囑快點，自去了。

洪善卿隨著來安，徑至祥春里，弄內黑魃魃的，摸過二三家，推開兩扇大門進去。來安喊說：「洪老爺來裏！」樓上接應了，不見動靜。來安又說：「拿鐵四光壁燈，迎下樓來，說：「請洪老爺樓浪去哩。」

善卿見樓下客堂裏七橫八豎的堆著許多紅木桌椅，像要搬場光景。上樓看時，當中掛一盞保險燈，映著四壁，像月洞一般，卻空落落的沒有一些東西，祇剩下一張跋步床，一祇梳妝臺，連簾帳、燈鏡諸件都收拾干淨了。王蓮生坐在梳妝臺前，正擺著四個小碗喫便夜飯。旁邊一個信人陪他同喫，想來便是張蕙貞。

善卿到了房裏，即笑說道：「耐倒一千仔來裏尋開心。」蓮生起身招呼，覺善卿臉上有酒意，問：「阿是來哋喫酒？」善卿道：「喫仔兩臺哉。俚哋請仔耐好幾埭哋，故歇羅子富翻到仔蔣月琴搭去哉，耐阿高興一淘去？」蓮生微笑搖頭。善卿隨意向床上坐下，張蕙貞親自送過一支水煙筒來。善卿接了，忙說：「勸客氣，耐請用飯哩。」蕙貞笑道：「倪喫好哉呀。」

善卿見張蕙貞滿面和氣，藹然可親，約摸是么二住家，問他：「阿是要調頭？」蕙貞點頭應「是」。善卿道：「調來哋陸裏？」蕙貞說：「是東合興里大腳姚家，來哋吳雪香哋對門。」善卿道：「包房間呢？做伙計？」蕙貞道：「倪是包房間，三十塊洋錢一月哋。」善卿道：「有限得勢。單是王老爺一千仔末，一節做下來也差勿多五六百局錢哋，阿怕啥閑消勿出？」

說著，王蓮生已喫畢飯，揩面漱口。那老娘姨端了一副鴉片煙盤，問蕙貞：「擺陸裏嘅？」蕙貞道：「生來擺來哋床浪哉哋，阿要擺到地浪去？」老娘姨唏唏呵呵的端在床上，說道：「撥來洪老爺看仔，阿要笑煞嘅。」蕙貞道：「耐收捉仔下頭去罷，勸多說多話哉。」那老娘姨方搬了碗碟杯筷下樓。

蕙貞乃請蓮生喫煙。蓮生去床上與善卿對面躺下，然後說道：「我請耐來，要買兩樣物事：一祇大理石紅木榻床，一堂湘妃竹翎毛燈片。耐明朝就搭我買得來最好。」善卿道：「送到陸裏嘅？」蓮生道：「就送到大腳姚家去，來哋樓浪西面房間裏。」

善卿聽說，看看蕙貞，嘻嘻的笑道：「耐教別人去搭耐買仔罷，我勿來買。撥來沈小紅曉得仔，喫俚兩記耳光哉哩！」蓮生笑而不言。蕙貞道：「洪老爺，耐啥見仔沈小紅也怕個嘅？」善卿道：「啥勿怕！耐問聲王老爺看，凶得來！」蕙貞道：「洪老爺，謝謝耐，看王老爺面浪照應點倪。」善卿道：「耐拿啥物事來謝我哩？」蕙貞道：「請耐喫酒阿好？」善卿道：「啥人要喫耐臺把啥酒嘅！阿是我勿曾喫歇，稀奇煞仔？」蕙貞道：「價末謝耐啥哩？」善卿道：「耐要請我喫酒末，倒是請我喫點心罷。耐末也便得勢，勸去難為啥洋錢哉，阿是？」蕙貞嗤的笑道：「耐哋纔勿是好人。」善卿呵呵一笑，站起來道：「還有啥閑話未說，倪要去哉。」蓮生道：「無啥哉，後日請耐喫酒。耐看見子富哋，先搭我說一聲，明朝送條子去。」善卿一面答應，一面下樓，仍至四馬路東公和里蔣月琴家喫酒去了。

蕙貞見善卿已去，纔上床來歪在蓮生身上，給他燒煙。蓮生接連吸了七八口，漸漸合攏眼睛，似乎睡去。蕙貞低聲叫道：「王老爺安置罷。」蓮生點點頭。於是端過煙盤，收拾共睡。

次日一點鐘辰光，兩人始起身洗臉。老娘姨搬上稀飯來喫了些，蕙貞就在梳妝臺前梳頭。老娘姨仍把煙盤擺在床上。蓮生自去吸起煙來，心想沈小紅家須得先去撒個謊，然後再慢慢的告訴他纔好。盤算一回，打定主意，便取馬褂著了要走。蕙貞忙問：「陸裏去？」蓮生道：「我到沈小紅搭去一埭。」蕙貞道：「價末喫仔飯了去哩。」蓮生道：「喫喫哉。」蕙貞又問：「晚歇阿來哋？」蓮生想了想，說道：「耐明朝啥辰光到東合興去？」蕙貞道：「倪一早就過去哉。」蓮生道：「我明朝一點鐘到東合興來。」蕙貞道：「耐有工夫末晚歇來一埭。」

蓮生應諾，蹺下樓來；來安跟了，出祥春里，向東至西薈芳里弄口，令來安回公館去打轎子來，自己即轉彎進弄。娘姨阿珠先已望見，喊道：「阿唷，王老爺來哉！」趕忙迎出天井裏，一把拉住袖子；進去又喊道：「先生，王老爺來哉。」拉到樓梯邊，方

放了手。

蓮生款步上樓。沈小紅也出房相迎，似笑不笑的說道：「王老爺，耐倒好意思……」說得半句，哽噎住了。蓮生見他一副淒涼面孔，著實有些不過意，嘻著嘴進房坐下。沈小紅也跟進來，挨在身傍，挽著蓮生的手，問道：「我要問耐，耐三日天來啱陸裏？」蓮生道：「我來裏城裏，為仔個朋友做生日，去喫仔三日天酒。」小紅冷笑道：「耐祇好去騙騙小乾件！」阿珠絞上手巾，揩了。小紅又問道：「耐來啱城裏末，夜頭阿轉來嘅？」蓮生道：「夜頭末就住來啱朋友搭哉晚。」小紅道：「耐個朋友倒開仔堂子哉！」

蓮生不禁笑了。小紅也笑道：「阿珠，耐啱聽聽俚閑話！我前日仔教阿金大到耐公館裏來看耐，說轎子末來啱，人是出去哉。耐兩祇腳倒燥來啱晚，一直走到仔城裏。阿是坐仔馬車打城頭浪跳進去個嘅？」阿珠呵呵笑道：「王老爺難也有點勿老實哉！陸裏去想得來好主意，說來啱城裏。」小紅道：「瞞倒瞞得緊啱，連朋友啱尋仔好幾隸也尋勿著。」阿珠道：「王老爺，耐也老相好哉，耐就說仔要去做啥人也無啥晚，阿怕倪先生勿許耐嘅？」小紅道：「耐去做啥人也勿關倪事。耐定規要瞞仔倪了去做，倒好像是倪喫醋，勿許耐去，阿要氣煞人！」

蓮生見他們一遞一句，插不下嘴去，祇看著訕笑。及至阿珠事畢下樓，蓮生方向小紅說道：「耐勦去聽哈別人個閑話。我搭耐也三四年哉。我個脾氣，耐阿有啥勿曉得？我就是要去做啥人末，搭耐說明白仔再做末哉晚，瞞耐做啥？」小紅道：「我也勿曉得耐晚。耐自家去想想看：耐一直下來，東去叫個局，西去叫個局，我阿曾說歇哈一句閑話嘅？耐第歇倒要瞞我哉，故末為啥呢？」蓮生道：「我是無價事，勿是要瞞耐。」小紅道：「我到猜著耐個意思來裏：耐也勿是要瞞我，耐是有心來啱要跳槽哉，阿是？我倒要看耐跳跳看！」

蓮生一聽，沉下臉，別轉頭，冷笑道：「我不過三日天勿曾來，耐就說是跳槽。從前我搭耐說個閑話，阿是耐忘記脫哉？」小紅道：「正要耐說晚。耐勿忘記末，耐說哩，三日天來啱陸裏？做個啥人？耐說出來，我勿搭耐吵末哉。」蓮生道：「耐教我說哈哩？我說來裏城裏，耐勿信。」小紅道：「耐倒還要撥當水我上，我打聽仔了再問耐。」蓮生道：「故末蠻好。第歇耐來啱氣頭浪，搭耐也無處去說；隔兩日等耐快活仔點，我再搭耐說個明白末哉。」

小紅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半日不言語。蓮生央告道：「倪去喫筒煙去哩。」小紅仍拉著手，同至榻床前。蓮生脫去馬褂，躺下吸煙。小紅卻默默的坐在下手。蓮生要想些閑話來說，又沒甚說的。

忽聽得樓梯上一陣腳聲，跑進房來，卻是大姐阿金大。一見蓮生，說道：「王老爺，我末到耐公館裏請耐，耐倒先來裏哉。」又道：「王老爺為啥幾日勿來，阿是動氣哉？」蓮生不答。小紅嗔道：「動啥氣嘅！打兩記耳光哉哩，動氣！」阿金大道：「王老爺，耐勿來仔末，倪先生氣得來，害倪一隸一隸來請耐。難勦實概，阿曉得！」說著，移過一碗茶來，放在煙盤裏，隨把馬褂去掛在衣架上，要去。

蓮生見小紅默默的，乃說道：「倪去弄點點心來喫，阿好？」小紅道：「耐要喫啥，說末哉。」蓮生道：「耐也喫點，倪一淘喫；耐勦喫末，也勦去弄哉。」小紅道：「價末耐說哩。」蓮生想小紅喜喫的是蝦仁炒面，即說了。小紅叫住阿金大，叫他喊下去，到聚豐園去叫。須臾送來，蓮生要小紅同喫。小紅攢眉道：「勿曉得為啥，厭酸得來，喫勿落。」蓮生道：「價末多少喫點。」小紅沒法，用小碟檢幾根來喫了，放下。蓮生也喫不多幾筷，即叫收下去。

阿珠絞手巾來，回說：「耐管家打轎子來裏。」蓮生問：「阿有啥事體？」阿珠望樓窗口叫：「來二爺。」來安聽喚，立即上樓見蓮生，呈上一封請帖。蓮生開看，是葛仲英當晚請至吳雪香家喫酒的，隨手撩下。來安仍退下去了。

蓮生仍去榻床吸煙，忽又想起一件事來，叫阿珠要馬褂來著。阿珠便去衣架上取下，小紅喝住道：「倒要緊啱晚，耐想陸裏去？」阿珠忙丟個眼色與小紅，道：「讓俚喫酒去罷。」小紅纔不說了。適被蓮生抬頭看見，心想阿珠做甚麼鬼戲，難道張蕙貞的事被他們打聽明白了不成？

蓮生一面想，一面阿珠把馬褂替蓮生披上，口裏道：「難末就來叫，勦去叫啥別人哉。」小紅道：「搭俚說哈嘅！俚要叫啥人，等俚去叫末哉晚。」蓮生著好馬褂，挽著小紅的手，笑道：「耐送送我哩。」小紅使勁的一撒手，反在靠壁高椅上坐下了。蓮生也挨在身傍，輕輕說了好些知己話。小紅低著頭剔理指甲，祇是不理；好一會，方說道：「耐個心勿曉得那價生來啱，變得來！」蓮生道：「為啥說我變心？」小紅道：「問耐自家晚。」蓮生還緊著要問，小紅叉起兩手把蓮生推開，道：「去罷，去罷！看仔耐倒惹氣。」蓮生乃佯笑而去。

第四回終。